

T H E
MOTHERLAND
I N
TAIWANESE EYES
THESE YEARS

台湾 这些年 所知道的 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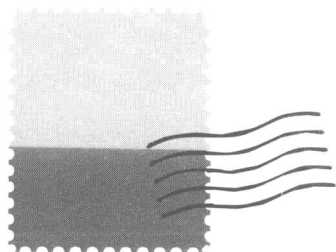
廖
信
忠
/
著

分开不代表不关心,不联系不等于不知道

讲述60多年来不同时代背景下
台湾老百姓眼里的大陆

D618

47



台湾 这些年 所知道的 祖国

廖
信
忠
/ 著

D618
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 / 廖信忠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4 (2014.4重印)

ISBN 978-7-213-05890-5

I. ①台… II. ①廖… III. ①海峡两岸—关系—研究
②台湾省—概况 IV. ①D618②K9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8110号



书 名	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
作 者	廖信忠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890-5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引 子

台湾到底是怎么看大陆的 / 001

1944——

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 / 007

1947——

这就是大陆的空气 / 017

祖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 024

对共产党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 030

1950——

参加朝鲜战争 / 043

战俘遣返台湾 / 049

1958——

金门炮战 / 055

1963——

服兵役，抽中海军陆战队 / 063

“反攻大陆”演习事故 / 071

私奔，创业 / 082

外岛“兵变”：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 091

1966——

“匪情研究”工作者 / 101

偷学简体字被老师打 / 109

原来这就是大陆 / 119

1978——

中美建交前夕，台湾移民潮 / 127

集体向美国特使专车丢鸡蛋 / 134

气球宣传单上的祖国风光 / 143

小学生哄抢传单事件 / 153

1987——

大陆探亲潮，她是我先生的媳妇儿 / 163

来一个大陆老娘 / 171

1988——

从金门到台湾 / 181

报禁开放 / 189

1989——

贴大字报的台湾学生 / 197

1990——

“中正庙”前的《国际歌》歌声 / 205

1996——

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登陆军演 / 215

2003——

“非典”时在东莞 / 225

真的懂大陆吗 / 232

继续当台流 / 239

2011——

嫁个北京老公 / 247

金门之恋 / 256

引子

台湾到底是怎么看大陆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有一部电影《异域》，讲的是一九四九年后一支流落缅北的国民党军孤军的故事。电影里的主题曲用的是罗大佑早期的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曲意似乎就在描述这群孤军爹不疼娘不爱，被丢在热带丛林中自生自灭的故事。

那时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和这首歌真是绝配，以致后来很多人都将“亚细亚的孤儿”与泰北孤军画上等号。

直到长大一点，我读了一些作家的书，才知道这《亚细亚的孤儿》最早是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不只是我，在那个“重新发现台湾”的时代潮流下，很多人赫然发现，台湾本土过去竟然也有这些“高尚的玩意”。

这个名列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23名的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的处境与身份认同。故事里的主人公胡太明是日据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当他自认是“日本人”时，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欺压；当他自认是中国人时，又被认为是受过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而瞧不起，他的自我身份

认同一步步走向错乱，经历各种挫折打击而导致悲剧性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亚细亚的孤儿》都被认为是描述台湾人自身处境的最好作品，没有之一，到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里面读到一些当代台湾人寻找自我认同的影子。

从我家坐公交车大约十分钟车程的阳明山半山腰，有很多大众温泉浴池，天气冷时去泡温泉简直就是一种销魂的享受，有一阵子，我天天在晚上九点多准时报到，跟一些“浴友”混得也挺熟。

这些“浴友”大多是上了年纪退休后，整天过着闲云野鹤生活的老头，一天结束，他们就到这里洗澡，在生烟袅袅中聊天瞎扯淡。说起来，这大众浴池也算是“交际场所”。

我在浴池里认识了一个不太正经的搞笑老头，已经八十好几，如果年轻人像他一样不正经通常会被骂“轻浮”，就是因为他老了，还能如此不正经搞笑，大家都觉得他有“赤子之心”，可爱有趣。

经常听他泡在那里讲些低俗下流的笑话，然后一群老头无厘头地哈哈大笑，尽管我常常也不争气地跟着呵呵呵笑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仍然只是个讲话没营养兼没卫生，老不修的糟老头而已。

直到有一次，他突然有感而发用闽南语吟了一首诗：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妈呀！这不是李白的《将进酒》吗？我当时就震惊了，这糟老头不仅仅只会讲黄色笑话，竟然还如此风雅，会吟诗朗诵。

后来有次，老头拿了萨克斯管进来浴池，说跟朋友聚会刚结束。浴友见他拿着乐器一起起哄，他就在众浴友的起哄下演奏一曲。

那是个神奇又魔幻的夜晚，只见一身材足以警惕后人的老头赤裸裸，露着鸟，手持萨克斯管，在白烟缭绕的石砌浴室里现场吹起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那一刻，我彻底在风中凌乱，再暖的温泉水都融不了我瞬间冻结的心。

我跟这老头聊了起来，才知他传奇性的过去。

叫他昆伯好了，他说他家是台湾中部的望族，从小他的父母，就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要他学很多才艺，不过跟现在稍微不同的是，他学的是汉文、书法、武术等。当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小孩不得不接受日本教育，而有些大户人家民族观念深重，会请以前的老秀才来家里教汉文；至于武术，也是请过去一些乡里团练的拳师来教。

昆伯的父母让他去日本读书，本来要他学医光宗耀祖，没想到叛逆的昆伯竟然跑去学音乐，学成后索性不回台湾了，坐船到了大连，在夜总会里当乐师。

在日本的时候，他不是“本岛人”，而是殖民地台湾人的身份，这多少会受到一些歧视。等他到了大连，以为这是中国的地方，应该会对他好一点吧！没想到当时大部分的大连人也跟台湾人一样，搞不清楚这些关系。

等到日本打败仗，昆伯的身份一下又从“日本人”变为战胜国的中国人，这次他心想，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吧！没料到，认识的很多中国人只把他当作“二鬼子”来同情，这让他很懊恼。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昆伯从大连到了上海，又在上海的

舞厅找到一个乐师的工作。在上海，大部分人对他的身份倒不是那么在乎，那时候他觉得上海真是机会无穷的一个城市，只要好好干，肯定可以闯出个名堂。

“我就住在静安寺万国公墓的旁边，因为便宜，哈哈。”

一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愣了，那是我天天都会经过的地方，现在都变成环境优美的公园了，每次坐在那儿喝茶，都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没被挖出来的……

总之，昆伯在公墓旁的弄堂，跟他同事一起合租了一间房。说起这同事，身材瘦弱，斯斯文文，一派书生样。昆伯记得这同事人老实，上班没太多出色表现，却也不会让人失望，爱看书，书架上满满的，都是一些啥理论的，但他常常晚上不回来睡觉，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样的人跟开朗豪爽的昆伯怎么会混在一起呢？原来是有次昆伯下班后，见这位同事被小流氓包围，他自恃练过武，路见不平拔拳相助；没想到猛虎难敌众猴拳，只好拉着同事快溜，因为有这战斗友谊，从此这两人交情也特别好，无话不谈。

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大举南下，局势越来越混沌不清，昆伯收到家人寄给他的一本书，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几片薄薄的金条，原来是家里要他快点回家，别留在大陆。

“他跟我说‘你真想要走的话现在就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有天晚上，昆伯的同事对举棋不定的他说。

这时，同事跟他承认，他是个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到上海，到时候想走都没机会了。

昆伯吓得差点屁滚尿流，他不敢相信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同事竟然是共产党员，在一夜长谈后，第二天就连滚带爬地想办法买到

船票回到台湾。

“要是没有他，我的人生完全就改变了。”昆伯说，“我算是很幸运，那时很多台湾人真的就在大陆回不来，连死在哪里家人都不知道。”

闯荡大陆多年，昆伯是当年极少数去过大陆的台湾人，毕竟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人很难到大陆，一九四九年之后又根本去不了大陆，这六十多年来，台湾跟大陆真正产生联系的也只有这短短四年。短短几年，根本还不够台湾人去认识。

我就问他了，那时候台湾人到底是怎么看大陆的，在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身份认同的障碍，大陆人对台湾人又是什么态度、反应，杂七杂八聊了一堆问题。我也忘记他到底是怎么回答我的，只记得他要我有时去找找“台籍老兵”的故事，说不定可以从这些故事中找到某个侧面的答案，他说“当年很多台湾人死在大陆回不来”就是这回事。

来到高雄的旗津岛，比起台北吹着北风阴冷的天气，高雄蓝天白云，阳光普照，海风和煦，只需穿单衣就可。

在岛上一角，有一个“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就是纪念台籍老兵的主题公园，公园内有一主题馆，介绍台籍老兵的故事。

这里游人不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有间纪念馆，就跟很多台湾人压根儿不知道有“台籍老兵”这回事一样。在台湾，一般说到“老兵”，通常指的就是一九四九年时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那些人。但是在那个年代，看似远离烽火的台湾，也有一大批年轻人参了军，被卷进这乱离的洪流当中。

主题馆的外墙有一幅石刻画，画上有三人，分别身穿日本军、国民党军、解放军制服。

看了馆内的介绍，再看看这幅画，越想越觉得这些台籍老兵的故事真是具有传奇性，只是，所谓的“传奇性”“波澜壮阔”，通常都是荒谬时代下的一个小缩影而已，悲哀与壮阔常是一体两面，越荒谬，就越传奇。

我现在还无法很清楚地回答那所谓“台湾人自我认同”的问题，只好试着用“台籍老兵”这个题材，用几个人当原型，试着把他们几句话带过、看似云淡风轻的回忆丰润成为一简单的故事，当作这本书的开头吧！

1944—

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

林水源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是一切的起点。

那是哪一年？一九四四年吧！确切是哪一天忘记了，在家乡的火车站前广场，挤满了人，热闹得很，乡里的年轻人要出征啦！

扩音器传来帝国军乐，彩带随风飞扬，上面写着“沐浴圣恩”“武运长久”“灭私奉公”。台上，几位穿着西洋礼服的地方士绅与警长交头接耳，神情愉悦。

“皇恩浩荡，志愿军属挺身，与皇军一同上场杀敌，这是本乡青年、皇国青年无比的光荣，本岛青年应立志七生报国，为大东亚圣战而献身，以报陛下圣恩……”

那地方士绅用着纯正的关东口音，口沫横飞，激昂地勉励出征青年，穿着官服的警长在旁微笑，不时点头。

“打倒鬼畜米英！”

“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忘了警长跟着上台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最后抱拳带着全场一起喊口号，现场气氛燃到最高点。

出征青年身着卡其服，披着红缎带，人人手里一面日本国旗，又是喊万岁又是唱军歌，在亲属的陪同下上了火车。

林水源心里激动，一半是被送行会的高昂气氛所感染，一半是紧张，台上的人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什么“为天皇陛下而死就是皇国精神”，听了一百次一千次，心里不受到影响的大概很少吧，都变成理所当然的了。

说是“自愿”，也不尽然，说是抽调比较准确，每个村每个乡都要抽调一定比例的青年参战，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想当兵。这两年舆论一直在鼓吹台湾人志愿兵，说朝鲜在事变之前就有志愿兵制度，怎么比朝鲜早那么久进入帝国版图的台湾还落后呢？这简直是台湾人的耻辱，所以要推行“皇民”化运动，以后全岛青年就能加入“皇军”为国献身……

大部分参战的台湾青年也只能当“志愿兵”而已，还不能当“皇军”，就算这两年在南洋战场战功无数、大出风头的高砂义勇队，终究也只是“挺身队”志愿兵而已，都算不上“皇军”。

但战争是建立战功的好机会，本岛青年只要在场地上加倍杀敌，就能在内地人（日本本土人）面前扬眉吐气，表示台湾人不比本土人差，这种雄心壮志想想都好吸引人。

每天都听到好多新闻：“皇军”转战支那南北，在珍珠湾、马来海、新加坡，势如破竹，心情都随之振奋；可是有时候也会有报道：某某支队全员“玉碎”，战到最后士卒，为“圣战”献身。

毕竟战争啊！是会死人的，命在一瞬间就没了，想起来多可怕。

现场青年，有些情绪高昂，有些却低沉得快要哭出来似的；林水源心中五味杂陈，忐忑不安。

阿母看到了，跟他说：“只要人平安就好，遇到危险就快跑，

不要撑。”

这倒是真的，可是听起来就是有些心虚，战场上哪里没有危险呢？

这一梯次的台湾兵统一在新竹湖口受军事训练，从立正、行进一直到射击课程，再到密林战、山头战、挺身冲锋等，三个月训练成掌握基础枪兵技能的步兵，然后南下高雄，坐船到南洋前线。

南部充足的阳光，尤其出海后温暖的海风，让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台湾兵开朗不少。

船上的新兵不仅仅有台湾汉族人，也有高砂人，还有台生日本人，都是要赴南洋打仗的年轻新兵，很快大伙就打成一片，与其说同仇敌忾让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不如说大伙对于未来同样紧张不安，窝在一起能让不安感减缓些。

运输船与护卫舰乘风破浪一路往南，一开始还有护卫机队，战机低空从船旁边掠过，摇摇双翼，引来船上人一阵大声欢呼。

“仰望太阳旗，破浪向南行；决死赴南洋，含笑赴死报皇恩……”新兵高昂的军歌声响彻海上，用高歌来驱走心中的不安。

船队的目的地是菲律宾南部的大岛民答那峨，进入菲律宾海域后，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船队白天靠在岸边，晚上才摸黑行驶。

不知道第几个晚上，突然警铃大作，甲板上传来“噹噹噹”紧张的跑步声，新兵们都被吵醒了。

只见地平线月色那端几个小黑点，还在想那是不是友机，黑点却急速迫近，原来是敌方战机！

战机开始扫射，发出雷鸣的吼叫、巨响，在海面上激起阵阵水花，机枪喷出的子弹离船身越来越近，几个新兵反应不及，瞬间整个身躯被子弹撕碎，甲板一片血肉狼藉，战机从头上呼啸而过。

林水源和所有新兵吓得魂飞魄散，他手紧压钢盔，勉强地抬起头看，又见远方分不清海或黑夜处，几盏亮点明灭了起来。

“炮击！趴下！”

十几秒过去，天上传来“咻”声，由远而近掠来，竟然压过了嘈杂的轮机声。还不待林水源想那么多，舰炮掉落在离船边不远的海面上，炸出高高的水柱，船身随水面震波剧烈摇晃，林水源没抓稳，跌撞在楼梯上，水花溅满了全身。

炮火越来越接近，船队只能采用S形前进，终于有一炮落在邻舰甲板，火光冲天，半晌，又引发了更大的爆炸，失去了动力的船，只能成为固定靶任炮火宰割。

在如雨落下的炮弹中左闪右躲，但运气用完了，再一个全速大转弯后，船舷一侧发生大爆炸；逃过了炮火，终究逃不过水里来的鱼雷。

船开始倾斜，有人紧紧抓住一切可抓住之物，也有人开始往水里跳，浮在水上的人感觉有东西从水里急速游过，原来是第二颗、第三颗鱼雷，直扑向半残的运输船，给它最后的致命一击。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林水源与侥幸逃出的新兵，如同蝼蚁载沉载浮，运输船只剩半截“插”在黑夜的海上，很快就沉没了，回头这一幕，好像默片。

还好菲律宾海域一带岛屿密布，拼命泅水，体力还足以游到岸边，残存的新兵被岛上的守备队救起，后来林水源才知道，一船七百多人，只有一百多人活下来。

那一夜对初上战场的新兵来说，简直是可怕，把雄心壮志都磨掉了一半。“逃？是要怎么逃啦？”想起阿母的话，心有余悸的林水源，只能苦笑。

刚出阵就挨打，有人问，怎么只有挨打的份，长官鼓励着大家，帝国海军已经准备好秘密兵器藏在某处，准备一举逆转胜，给敌人致命一击，听到这里，大家信心也增加不少。

林水源被编入“斩进队”，随军逆登陆摩罗泰岛。

四百人的队伍，分乘动力小艇，载着各样补给品出发。四百人？说是要增援岛上的游击队，一举摧毁岛上机场，林水源心想，已经落到要打游击了，恐怕战事也不乐观。

登陆前的紧张气氛让他不敢乱想，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这小艇大多是征用来的小渔船，根本没有武装，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点，当偷偷穿过美军海上警戒网时，都在祈祷着不要被发现。

接近预定海岸，长官拿出手电筒往岸上画几个圈，明灭了几次，岸上也有光源明灭回应。

小艇马达全开冲向岸边，待一定距离，艇上士兵纷纷跳进及腰深的海水里涉水全力前进，迅速地上岸潜入密林黑暗中。这次逆登陆很成功，神不知鬼不觉，老天保佑。

摩罗泰岛北边的岸本部队残存两百多人，自从美国以优势兵力登陆，加上轮番轰炸后，只能四处转进，挺身突击骚扰美军。

听岸本游击长官说，自从这机场建成后，美国飞机就可以直飞吕宋雷伊泰，整个南洋都在美军制空权之下，务必攻下摩罗泰岛机场，以掩护后方岛屿。

以游击队标准来说，他们的夜袭真是战果辉煌，这都有赖队上的高砂兵，林水源以前以为他们只是山里跑来跑去的番而已，没想到这些高砂兵天生好像就有种第六感，在无言与漆黑的丛林中带着游击队神出鬼没，偷袭美军，给美军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这夜夜出击，看似战果辉煌，但就连二等兵都不是的林水源也